右图：宋庆龄和少年宫航模组的少年儿童在一起，鼓励他们热爱知识，勤奋学习。

链 接　**“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

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长期关注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她的一生与少年儿童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被誉为“全体中国少年儿童的慈爱祖母”。

作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教育家，宋庆龄曾说：从事少年儿童的事业就是从事“缔造未来”的事业。缔造未来，就是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最宝贵的东西”，不仅是让孩子们享受幸福的童年，最重要的是让他们具备优良的思想品德，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这是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核。

2019年10月16日，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简称宋庆龄科技馆）凭借其独特的历史和社会价值，被国务院正式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宋庆龄科技馆于1982年动工兴建，1986年建成，同年6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这座建筑物承载了宋庆龄和邓小平两位伟人“缔造未来”事业的伟大实践，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不可替代的象征和实物见证。

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重新温习那些高瞻远瞩的判断与践行，更具发人深省的重要意义。

图为现在的宋庆龄科技馆外景。

宋庆龄儿童科学技术馆
成为开放与交流的代表性史迹

高玲玲　姚嘉敏

延承伟人的愿望

宋庆龄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建中国福利会，其前身是保卫中国同盟。1941年12月，中国福利会迁往重庆，全力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45年12月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并迁往上海，1950年8月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在党和国家大力支持和宋庆龄倡导推动下，中国福利会先后创立了新中国第一家儿童艺术剧院、第一个儿童艺术剧场、第一家少年宫、第一本少儿读物、第一家寄宿制托儿所和第一座妇幼保健院。

为继承宋庆龄一生所关心致力的儿童福利、国际友好、世界和平的事业和精神，1982年5月29日，在纪念宋庆龄主席逝世一周年时，邓小平倡议成立了“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儿童科学公园基金会”（2005年更名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并担任名誉主席，这是他终生没有辞去的职务。

左图：这张薄薄的一页银行收据，记录了当时邓小平将《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版税捐赠给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过程。

1986年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宋庆龄科技馆是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迈出的第一步。邓小平闻知科技馆筹建的消息，他立即将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英文版版税计19014.39元人民币捐赠给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用于发展儿童文教科技事业。1986年6月1日发行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一版，对宋庆龄科技馆的建成开放进行了报道，称它是“献给孩子们的又一份厚礼”。

（本文照片均由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提供）

中外友好、开放的见证

宋庆龄科技馆建立之始，即引发了国内外广泛关注。其建设过程凝聚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内外知名人士和机构为中华少儿事业付出的巨大心血。许德珩、荣毅仁等老一辈革命家，池田大作等海外知名人士纷纷为宋庆龄科技馆捐赠款项；招商局集团、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日本东芝公司、索尼公司，美国苹果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也以捐款或设备器材的方式提供支持。

宋庆龄科技馆的建设，也得到了时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宇都宫德马的大力支持。他曾多次来访，还邀请众多日本友人携子女前来体验参观。1982年11月，时任宋庆龄基金会主席的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宇都宫德马，双方就建设“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的项目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康克清曾给宇都宫德马复信，感谢他为中日友好事业而操劳奔波和为中国少年儿童科技教育做出的贡献。宋庆龄日本基金会联合日本企业曾向宋庆龄基金会捐赠了大量科技设备，据宋庆龄基金会致北京市委领导的信函中记载：“为筹建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日本东芝电器株式会社决定向我会捐赠一批科普展品，计十二项……”信件中提到的12项科普展品包含了当时最先进的激光音声传送、光导通信系统、火力发电模型、水电站模型、核电站模型、球速测定机、人力发电等设备。在宋庆龄科技馆，这些丰富的教具和科技体验设备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少年儿童提供了新奇的科技体验。

右图：1986年5月31日，宋庆龄科技馆举行开馆典礼，由宋庆龄基金会主席康克清剪彩。中央书记处书记郝建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周谷城，国务院副总理张爱萍，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周培源等出席。

凝聚建设者的辛劳奉献

宋庆龄基金会和宋庆龄日本基金会通过多年不懈努力，共同在宋庆龄科技馆外为中国少年儿童打造了充满自然科学体验的园地——科学探索园。

原日本建筑学会会长仙田满先生提供了科学探索园设计方案。他也曾任日本儿童环境协会会长，长期致力于环境设计、环境建筑、儿童游戏环境的理论研究及设计实践。他主张“在玩中学习，这种方法最接近于孩子，孩子们也更容易吸收理解”，在设计中增加儿童的自然体验。1985年，宋庆龄基金会工作人员在日本参观“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时看到仙田满设计的儿童广场，十分赞赏“玩中学”的设计理念；而仙田满作为宋庆龄日本基金会的理事，也非常愿意为中国少年儿童设计一个以科学教育为宗旨的主题乐园。1995年10月1日，科学探索园建成开放，混色柱、声聚焦、莫比乌斯环、攀登球、魔眼、回声管、山形滑梯、秋千、多面镜等科学体验设施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

与科学探索园同时建成开放的，还有一座中国史图墙，“化千年为一瞬，缩万卷为一图”。这幅宏伟史图的绘制设计者是东北财经大学的李克教授。

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教师，耗时15年完成了中国史图的创作，将人类出现至今的历史诸多线索汇集一图，融为一体。中国史图墙在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的落成，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用坐标的绘制方式表现出来，成为了青少年学习研究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直观教材。

一代代孩子美好的童年记忆

兴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宋庆龄科技馆，在社会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凭借其丰富的、具有较强科学性、趣味性的少儿科技互动体验项目；先进的、前沿的科普教育成果和艺术玩具，引起了少年儿童的极大兴趣，曾经对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庆龄科技馆利用日本捐赠的光学、声学等原理设计的科普游戏器械，集科学与娱乐为一体，以其基础性、创新性和前瞻性吸引了众多的家长和少年儿童。孩子们置身科技馆，通过亲身体验，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激发了科学兴趣，满足了对科技知识的渴求。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思想为指导，宋庆龄科技馆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青少年科普教育和文化活动，开办了微电脑、英语、电子琴、舞蹈等培训班，形成了科技体验、校外教育和志愿服务等多项特色活动品牌，成为了众多“80后”“90后”孩子童年美好的记忆。

左图：科技馆建成伊始，各种科技体验设备就引起了少年儿童的极大兴趣。图为孩子们在观摩太阳能电池飞机模型。

右图：2010年至2017年，宋庆龄科技馆协助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持续举办了8届“宋庆龄国际青少年交流营”。

“缔造未来”主题展记录30年成果

时至今日，宋庆龄科技馆仍是为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的重要基地，也是纪念改革开放历程的重要史迹；成为“国保”后，更是文物史料收藏、保护和研究的重要场所之一。新落成的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作为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第二个建设项目，实现了宋庆龄科技馆体验空间的扩展和功能的提升，继续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优质的校外教育、学前教育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服务。

目前，宋庆龄科技馆正在筹备“缔造未来”主题展览。陈列展示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的建设发展过程，全面介绍在宋庆龄儿童科学公园内先后建成的宋庆龄科技馆和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30余年来持续发挥教育探索实践、促进中外交流方面的成果。

（作者系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文保工作组成员）

在东西方交流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长安（今西安）绽放出灿烂的光芒。

五方丝路汇长安

王锋钧

汉唐时期，都城长安是中国对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同时也是国内各地区、各民族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心，西域的波斯、印度等五十余国，东边的朝鲜、日本，南边的越南、柬埔寨、缅甸、斯里兰卡等，都先后通过使者、商人或宗教人士往来长安，与汉唐王朝建立起官方或民间的联系，形成了多条汇聚长安的“丝绸之路”。

置身丝路东端的长安，以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对来自西域的文化兼收并蓄，良马的引进增强了王朝的军力，香料、蔬菜、果木、食品的引入丰富了长安人的餐桌，音乐、歌舞、杂技、服装及建筑的引入改变了这里的风尚，珍禽异兽、殊方异物的引进开阔了王公贵族们的视野，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的到来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汉地的丝绸等丰富物产和冶铁等先进技术也经长安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对异域文化的广泛吸收，极大地滋养了传统的汉文化，长安城也因此焕发出五光十色的魅力，成为世界东方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际大都市。新罗、日本不断派出留学生、留学僧来到这里，学习唐朝的典章礼法、先进科技、文学艺术和汉化了的佛教，促进了本国社会的进步。南亚诸国也常有商人、僧人来到长安，进行贸易或文化交流活动。

西起绿洲丝路通

自汉武帝派张骞凿空西域后，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将黄河文明、恒河文明、两河文明、希腊文明等诸多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起源地串联在一起，被喻为世界历史文明展开的主轴。长安至敦煌间修有驿道，汉代50-75里设驿站（汉1里＝415.8米），唐代30里设驿站（唐1里＝454.2米）。沿线设长城、烽燧、关隘、驿置、城堡等，构成军事设施，保障着道路的畅通。大量的中国优质物产（丝绸、漆器、铁器、釉陶、麻织品、桃、铜、红铅、樟脑等）和科技（穿井开渠技术、汉镜表面的锡汞齐处理工艺、蚕桑养殖与缫丝工艺等）由长安输往西域；同时，大量西域的生活用品、动物、良马、食料、香料、药材、奇物、乐器、宗教、服饰、饮食、起居用具传入长安后又广布中原。

图为1966年1月，在西安市雁塔区东何村出土的东罗马金币。

南通海上丝路

汉唐时期，都城长安经路上驿道在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衔接，与遥远的南海、南亚、西亚等国家和民族有了多种形式的交往。汉灭南越以后即修建了从长安到广州的驿道，从长安东出，经管城（今郑州）南下，经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至曲江（今广东韶关）到达南海郡（今广东广州）。西汉中期，又开通了由长安经成都至南海郡的通道——牂牁道。通过这两条驿道，西汉王朝曾多次派译使出使南海诸国，南海诸国也频繁派使者来到长安朝贡汉王朝，两地间的商贸交流也较为密切。隋唐时期长安至广州接海上丝路的驿道，先由长安向东南沿武关道行至荆州江陵，南行经岳州至衡州（湖南衡阳），再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衡州东南行，经郴州、韶州（今广东韶关）或连州、清远（今广东清远）至广州；西路由衡阳西南行，经永州富州（今广西昭平）、梧州、封州（今广东封开）、端州（今广东肇庆）至广州。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张九龄于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开通大庾岭路以后，通往广州又有了一条新的路线，由长安东南行至江州南行，经洪州、丰城、新淦、吉州（今江西吉安）、虔州（今江西赣州），过大庾岭，至韶关，抵达广州。

北通草原丝路

草原丝绸之路是汉唐时期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尤其是十六国北朝战乱时期和唐朝吐蕃占领河西时期，许多西域商人绕道草原丝绸之路，经回鹘道（阿尔泰山—回鹘牙帐—长安）、居延道（伊州伊吾—居延海—榆林—长安）或灵州道（伊州伊吾—怀运—灵州回乐—长安）来到长安，维持了长安与西域的贸易。

2002年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镇31号唐墓出土的唐三彩胡人载物骆驼俑。

西南支线通天竺

学界将起自长安，途经甘肃、青海，至西藏拉萨（逻些）的唐蕃古道称作西南丝绸之路。唐朝时是从长安去往青海、西藏、尼泊尔、天竺等国的重要通道。

据《全唐书》记载，仅唐太宗贞观元年之后的两百余年间，藏汉民族沿着唐蕃古道密切交往，唐蕃使臣相互往来就多达142次。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和642年、648年、658年唐朝使臣王玄策三次出使中天竺、710年金城公主入藏均经此道。这是一条驰驿奔昭、和亲纳贡、贸易交流的官驿达道，也是一条承载汉藏交好、中印交流及科技和宗教传播的文化走廊。

向东支线通东瀛

从隋唐长安传到新罗、日本的文化中，佛教、音乐、舞蹈的内容和形式及绘画、雕塑、锻工、玉工等技艺，其核心或部分元素源自西域，因而从长安到新罗、日本的线路可视为丝绸之路的陆、海支线。隋唐时期日本先后派19批使团来到长安，学习先进的中华文化。随遣唐使团而来的留学生被朝廷安排在长安国子监学习，学子们将唐朝的典章律令带回日本，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大宝法令”即以唐朝律令为规范制定的。唐文化艺术也被效法，历法、节令、修史、汉传佛教、诗歌、书法、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甚至连习俗也尽量仿效，经过消化改造，融为日本民族文化。留唐僧还借用汉字偏旁或草体创造出日本的假名文字。

（作者系西安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